

福音普传

口语的现实——口语学习者的福音工作和门训

蒋崇恩

(现任国际口传网络执行总裁)

十年多以前，一次途经莫桑比克(Mozambique 或译莫三鼻给)，应邀在一个市镇向一群长途跋涉来聚会的听众讲道。我选讲尼赫迈亚记一些经文，但很快便发现听众在打瞌睡。我立刻改变语调，只一瞬间的挣扎，他们又再打瞌睡了。

我传递信息的努力完全失效！这次旅程后，我立意要找出他们无法专心聆听的原因。探索所得的发现，迅速改变了我的想法，投入一个学习历程——探索口语沟通者的世界。

口述世界

根据《韦氏新世界字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2010)，口传(Orality)有如下的定义：

- 依赖口头以言语来沟通多于书写
- 用口语来表达事实和性质

本文对口语沟通者的定义，是指一些人不能、不愿或不会透过书写文字来传达讯息，以及那些虽然有书写能力，却宁愿以说话来传讯息的人。这样的传讯方式就是本文所指的「口传」了。

自从古腾堡圣经在 560 年前面世后，基督教一直「用文化双腿来走路」，直接或间接要求别人使用文字。(注 1) 然而，全球人口却有大部分是口语沟通者。据统计，今日世界上有 57 亿人口(注 2) 会堕入没有基督的永恒危险之中，除非习惯使用文字的基督徒，明显地改变布道、门训、领袖训练和植堂的方法。

57 亿人口属口语学习者只是保守的估计，划分方法有很多 (注 3)，大概包括 43 亿成年人、14 亿幼童以及 10 亿 8-15 岁的青少年。他们只是具有基本或以下的识字能力，因为能力有限，所以需要口语学习。(注 4)

或问，那么，文盲人口有多少？数目约为 14.5 亿 (注 5)。然而，口述文化的实况是难以想象的多姿多彩。因为所用的分类方法大多不够中立，往往把文盲与权力架构连在一起，错误地看识字是无可避免的优秀 (注 6)。一些宣教机构则以小区的发展、基本医疗设施、艾滋病、小额财务等来划分，数字因此有差异。

但我们要特别留意，在这 57 亿口语沟通者之中，有 3,500 个未被认领的群体(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的 27 亿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s) (注 7)。这是惊人的消息，仍有约 20 亿人没有旧约圣经；进一步再说，3.5 亿人口包括 2,252 个未被认领的未得之民群体，连一句新约经文都没有！他们都是原始的口语学习者。

最后，在这后现代纪元，使用 iPad 的一代，喜欢用视像及影音来沟通，这个趋势不单在西方，更席卷全球。未来三年内，使用流动电话上网的数字将会大大超过使用个人计算机。这是数字方面的好例子，约 30 亿人口以此来联系、办事和沟通 (注 8)。这些用视觉来学习和沟通的人可以称之为衍生的口语学习者(secondary oral learners)，他们虽然会读写，但选择以口头行为来学习和沟通。(注 9)

口述观点

原始和衍生的口语学习者的范围很广，从文盲、半文盲、功能性识字到识字、后识字者(post-literates)以及视觉文化者都是。不同的口语学习者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的一生，开始时是个口语学习者 (注 10)。进入学校后，努力学习认字、写字，然后把一个一个的字组合成句子 (注 11)。我们学习读书。成长后，进入学院的严肃殿堂，我们读书为了学习。如此，印刷品的世界成为我们信息的来源，也成为我们学习的形式。正是这样，口语和印刷品的沟通者之间有了明显的分别，口述和识字也有了不同的观点。Dr. Orville Boyd Jenkins 有如下的分析：

口述和识字观点的对比 (注 12)	
口述	识字
事件导向——以经验决定甚么是真实的，知识是一个融合性观念、实用的经验；能做才去做，享受做的一刻	任务/目标导向——从抽象、理性来看现实，使想象的事情发生，知识是理性和客观的见解，以书写来表达，任何人都可以藉此明白；可以令任何事情发生
关系性的——价值基于所需或群众的期望	实效性的——价值基于有效或书面同意的，以具体书写下来的同意书为主
功能性知识——所要的是用来维系关系、社群和被接纳的价值	事实性知识——是用来了解细节、分析、组织、控制、管理和改变结构或制度的
口讲为凭——我的身份系于我的行动和声明	书写后可以再协商——书写下来的可能有别于以前的口头协议，用白纸写下的文字是任何两者关系的第三方
真理——动态的、与关系相连的；有形的知识高于逻辑性的推论	真理——客观的、关系于与事实的理性分析、描述、重复的事件和模式 (所有记录下来的都用作参考)；价值受印刷字的逻辑影响 (linear logic valued)
生活技巧——有实际用途的、专业的或艺术性的表达	知识——信息导向

记忆——历史、传说、故事都是凭记忆流传下来的，公开传讲，内容可以继续扩展。知识只是某些人的神圣用品	信息——记录和搜集一般的知识、并予以形象化；有价值的技巧会传述、分析和修订、再构造既成的事实
传统、继承	改变、创新、自我表现
道德——个人诚信、能承担他人和社群所期望的关系性责任	道德——满足形式、成文的承诺；承诺和承担视当时所知而定；更多的信息会使责任改变

今日，我们的信息更发达，但仍未能接触所有未得之民群体。我们从全世界获得资源，却只分配极小部分的资源 (注 13) 于占全球大多数未听闻福音群体的口语学习者。我们有策略，但却预设了一个印刷为本的传讯策略，或者一个识字观点。从上表所作的对比，我们可以看见和认同我们失去了焦点。如此，我们要反思自问，口语学习者的门徒训练需要有甚么不同，特别是对那些原始的口语学习者？

口传与心语 (注 14)

大多数参与服侍的人都明白「心语」(heart language)是我们从父母亲那里学习而得的，是一种地道的语言，是我们能够流畅地使用和清晰地表达情感的，也是我们在梦呓中所用的。如此说来，心语就是我们的母语。举例来说，在中国的文字当中，多达 18 个字由「心」组成，可以有 18 个不同的故事、谚语或心思、意念和情绪，如爱、恶、怒、思、虑、慌。

「心语」已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并且也接受这是诉说心底话的途径。我们都认同，当以心语述说一个好的故事时，产生共鸣，故事就直接刺进了人心，正如一出感人的电影，或一位传道人传递好的信息一样。神学家 Dr. N.T. Wright 在所写的《新约与神子民》(*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一书中甚至指出，人人都有一个内在故事库，是我们用来经验这个世界的系统。所以，若要改变一个人最深层的思想，必须改变他们故事。(注 15)

假若母语故事如此重要，我们的心也由它塑造来看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些已知的证据指出它如何影响宣教？《从种子到果子》(*From Seed to Fruit*) 是一本对穆斯林宣教及植堂具指引性的著作，Dudley Woodberry (注 16) 和他的团队所作的统计指出，一个教会或多个教会能够被拓植，82%是因为重视以下三个要素：

1. 团队中最少有一个人熟悉当地语言。
2. 团队编定策略会考虑这个群体的学习方式 (即口传或文字)。
3. 用这个群众的心语来工作。

这就准确地说明了口传运动有助于宣教工作是真实的。用心语或母语结合口语的学习进路 (例如：说故事、戏剧等)正在全世界转化内心及社群。其实，我们只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祂复活后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门徒讲解圣经，他们的心就火热起来。

我们提倡心语，是因为它具备了两个意义：故事是属于心的语言，以及母语是内心的语言。心语或母语的故事正在全球转化人心和社群，已是一个可见的现象。这样，我们是否需要再

考察我们沿用的印刷品方式及识字观点，让出空间来向口语学习者以心语/母语讲述故事？

口语策略与教会

既然，所得的数据告诉我们，约有 80%的世界人口是口语学习者，而独立的研究也指出三个关键性的元素可以提供较多的机会结出硕果：母语翻译、沟通策略，以及学习的选择。是甚么拉着教会往后退？是改变的成本太昂贵吗？是没有刺激要改变吗？

我们愿意使用口语策略来培训口语学习者作门徒吗？当我们使用口语策略时，就是说我们所用的沟通方法是让口语听众能够明白，并且作出响应，同时又能够将我们所传递的信息再传递下去。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采用他们的沟通方式来彼此沟通，如此，便能使每个人都能吸收这个信息，同时也能教导别人。(注 17)

使用口语策略来培训口语学习者作门徒，所用的沟通形式是他们惯用的文化，如故事、谚语、戏剧、歌曲、小调以及诗词。而识字者的进路则是清单、大纲、字义研究、护教及神学术语。但这些识字的方法在三分二世界里很多都不能发挥作用。训练口语学习者作门徒传递神的话，所用的方法与文化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是否必须再考察口语艺术，转移我们的态度和策略，使我们能适当地接触口语学习者？(注 18)

2010 年的东京全球宣教大会的重点是探讨如何使 27 亿未得之民有机会听闻福音。大会之后，我们更清楚看见，为使普世教会有更迅速的发展，必须改变视野，要重新部署、转向以及重构资源，使这 27 亿未得之民有机会听闻福音。同时，3.5 亿人口的 2,252 个群体有庞大的迫切需要，他们需要第一套口语圣经。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事实上，早于 1970 年代已经开始实行了。(注 19) 口述圣经故事可以成为你未来的宣教策略的一部分，去接触那些一句圣经都没有的人吗？

进一步来说，我们也需要承认在我们面前有另外一个世代的青年人，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异，有人称他们为「数字原居民」，而我们大多数只是「数字移民」。神并不轻视媒介。Shane Hipps 提醒我们要关心这一代，神用了超过 200 节及六章经文详细地描述各种使用来敬拜的「媒介」，包括：灯台、会幕、燔祭坛、祭司袍、赎银、膏油。(可是，当神和摩西一起构思这些媒体技术时，以色列民却自作决定，建造了金牛犊。神不能被愚弄，后果是严厉的。)(注 20) 我们同样需要考虑使用更好的媒介来述说「故事」，使下一代的衍生口语学习者可以被培训为门徒。你的机构是否愿意一同合作使这些数字原居民可以听闻福音？

口述事工在本地层面的落实 (注 21)

故事讲述好像专为未得之民而设的一个策略。无论如何，一些成熟的教会，特别是在相关文化中的教会，已发现进行按年代顺序讲述圣经故事有显著的效益。

1. 布道方面

在东非，很多未被认领的未闻福音的穆斯林其中一个群体中，口述圣经故事使 30 人认识耶稣基督。他们迅速的组成小组向自己的群体 153,000 人传福音。同时，有 4 个说故事者训练其它 6 位本土宣教士，向其它较大的未被认领的未得福音的穆斯林群体 500 万人传讲。

2. 门训方面

南美的普伊纳维族(Puinave)需要再接受门训，因为宣教士发现他们有混合主义。虽然这一族人自 1950 年代在文化上已成为「基督徒」，但在基督徒可做及不可做的事中掺入了巫术成分，不少误解是出自他们的贸易语言——西班牙语。70 年代，新部落差会的宣教士用了 7 年的时间学习艰难的普伊纳维语之后，他们对这族人的信仰感到震惊。首先，宣教士尝试用传统的方法教导圣经，普伊纳维人都点头称是，但明显对某些实际的信仰仍不清楚。于是，宣教士按年代顺序，用一个一个的故事来述说神的话，从旧约到福音书，解释神的本质和属性、人的罪性、撒但对世界的掌控、救赎的解决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后，乡村的长老举起大姆指和食指比划，清楚地说：「我从离开地狱的路只走了这一点点。」1998 年，新部落差会把这件事迹拍成电影 *Now We See Clearly*。

3. 教会领袖训练

在北非一个穆斯林统治的国家，17 位本土年青男士(其中一些仅能读写，一些则完全不能)参加了一个非公开的按年代顺序讲述圣经故事的两年期领袖训练。两年后，学生能掌握 35 个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的圣经故事，正确地按年代顺序讲述。他们不但能讲述其中的故事，并且能按每个故事写作一至五首歌曲，编排一个戏剧演出。一位神学院教授给他们一个 6 小时的口语考试，他们有能力回答关于故事中的事实和神学思想，对福音信息、神的本性、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有非常确切的领会。这群学生能迅速地和技巧地利用故事的内容来回答各类的神学问题。

4. 植堂方面

在南美，跨文化宣教士杰里迈亚加入一个包括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等的较大团队，从事改编来自邻近语言(neighboring language)的故事。他按部就班向两个母语说故事者灌输异象，也透过学习故事培育他们，教导他们要把故事传开。两年的投身，他在植堂运动上带来显著的贡献，如今当地群体有 20%成为了信徒。杰里迈亚离开两年后，说故事者继续到新的地方、河的上下游未听闻福音的乡村述说故事和布道。

5. 机构方面

不少机构在世界各地取得更好的成就。以下是一个实例，一个机构把参与口传训练前后的成绩作出比较，结果是惊人的：以五年为期，50 个不能读写的人平均用 2.67 年带领 815 人归向基督，也拓植了 22 个教会。当他们接受口述方法训练之后，能准确地讲述 85 个适切文化背景的圣经故事，同样的 50 个不能读写的人，只一年间便带领了 9,122 人信主，建立了 370 个教会。(注 22) 我们见证着 22 个旧的差遣国家和新的差遣国家期望重新订定宣教进路，他们由「这是福音信息」转移到「未闻福音者的世界观是甚么，怎样才能更有效的接触他们」。他们需要培训、资源和人事以期符合那势不可挡的需要。

6. 宗派之间

神感动祂在世界一些地区的仆人响应了口传的策略和工具，使福音能有效地传播，门徒训练和口语学习者得以结出果子，并且在繁衍。肯尼亚主教 Njuguna 紧握口传的异象和它对接触未被认领和未听闻福音群体的意义，个人作非公开的训练，把这个异象向外拓展到未被认领的群体之中，同时也认领他们。他用他们的心语对他们讲述口语圣经故事，并在他们中间植堂。他的影响不仅于此，产生了杠杆效应，其它 8 个宗派的监督也接受训练，其中一些已开始认领未得福音的群体了。

7. 伙伴合作

世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院/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 (SIL/Wycliffe) 和种籽公司(The Seed Company) 联手新印度传道会(The New India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及其它印度本土的工作机构合作。在工作开展了 10 个月, 已经使 6,500 万人有母语圣经, 是准确、适切文化又符合圣经的口语故事 (注 23)。在 3 种语言中, 这些故事让其中一些人第一次接近圣经!

8. 新的网络

在美国, 密西西里州一大群牧者和教会领袖接受训练后, 大家都寄予厚望, 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密西西里州口传会(MO Orality Network, MOON)。

9. 新的社群进入新的教会

美国一个大宗派首次在 20 年间看着新的教会被拓植。是怎样发生的? 讲述圣经故事的队伍由不同的教会组成一个个的小团队, 他们自己成长, 一个个新的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再说笔者个人的经历。我第一次口述故事是 2008 年 9 月在埃塞俄比亚, 一些说故事者一起口述使徒行传的故事。记得开始讲述使徒行传第一章, 翻译成为本地语言后, 在新的年青领袖和翻译员之间反复的引发了大量对话。最后, 我们打断了对话, 询问那位翻译员, 何以未完成第一章的故事已有这么多的对谈。他告诉我们, 是由第 4 和第 5 节引起的, 那位新的领袖说:「我们明白了。我们已经等了 2,000 年, 如今我们不需要再等待了。」这就是教会建立的真正时间。事实上, 这也代表在一个较少人认识的未被认领和未闻福音的群体中, 这刻开始了植堂运动。

我们有没有胆量做梦? 梦想有一天未被认领和未闻福音的群体的数字是零? 梦想有一天所有的语言群体都有准确、适切文化、合乎圣经、用他们的心语口述的圣经故事? 梦想有一天来自不同的种族和社群的口语学习者都接受门徒训练?

注释

1. 根据 Mr. Jim Slack 的资料, International Missions Board 的内部研究指出, 要使一个社群从文盲到识字, 一般需要 125 年才有 30% 的改变。
2. Grant Lovejoy, "The Extent of Orality 2012," *Orality Journal*, August 2012, Volume 1, Number 1. Pp.11-40, 可参以下网页: www.internationaloralitynetwork.org。
3. 数目看来很大, 甚至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都在尝试搜集识字和口语沟通者的资料。2010 年的出版透露, 他们也感困惑, 发现所用的数据来自两个不同的定义。他们解释已放弃根据教育程度来衡量识字。基本上, 他们采用「家庭」宣言的方法来统计 (即相信每一户人家宣告他们是否识字, 而未经验证、核实或测试)。同样他们也强烈地留意, 使用者所用的数据包含实际的报告和估计。请参考 UNESCO: Education For All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Reaching the Marginaliz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96-297。可参网页: <http://www.unesdoc.unesco.org>。

4. *Orality Journal*, August 2012, Volume 1, Number 1., pp.17-22. 可參網頁：
www.internationaloralitynetwork.org。
5. David Barrett, Todd M. Johnson & Peter Crossing, “Christian World Communions: Five Overviews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D 1800-2025,” (*Int’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Jan. 2009), Global Table 5, p.25.
6.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iteracy Statistics: Implementing the Literacy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Program (LAMP),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2009. P.19. 可參網頁
<http://www.uis.unesco.org>。
7. David Taylor, “Envisioning A Global Network of Mission Structures,” (*Mission Frontiers*, March-April 2010), p.16.
8. Gartner: Mobile to Outpace Desktop by 2013
http://www.mediapost.com/publications/?fa=Articles.showArticle&art_aid=120590。
9. *Making Disciples of Oral Learners*, 中譯：《口傳天下——使口語學習者作主門徒》
(International Orality Network & Lausanne, 2005), p.58; also, see Walter J.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2.
10. Samuel E. Chiang(蔣崇恩), ‘Oral Communications and The Gospel’, *Connections—The Journal of the WEA Mission Commission*, September 2009, pp.34.
11. 一個人的文學和學習臻於成熟是由不同的才智孕育而成，要概括的進一步認識，可參以下網頁： 28/09/2012 at
http://www.newhorizons.org/future/Creating_the_Future/crfut_gardner.html. (閱讀日期：2012年9月28日)
12. 取自 Dr. Orville Boyd Jenkins 網頁：<http://orvillejenkins.com/orality/orallitbible.html> (取得日期：2012年9月28日)。另一個關於口述和印刷品溝通者的比較表可參 Richard D. Brown 及 Koehler, Paul F. *Telling God’s Story with Power: Biblical Storytelling in Oral Cultures*, (William Cary Library, 2010).
13. Todd Johnson 指出，用於未得福音者的金錢只佔 0.3%，即每年 17 億。資料來源：*Atlas of Global Christianity* (Edinburgh, 2009), pp.296-297.
14. 部分內容見於 *Orality Breakouts: Using Heart Language To Transform Hearts*, (ION/Lausanne,2010), ch.1.
15. N.T. Wright,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Fortress Press, 1992), pp.38-41.
16. J. Dudley Woodberry, ed., *From Seed to Fruit: Global Trends, Fruitful Practices, and Emerging Issues among Muslims*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08), 2010 更新資料。書中提到：豐盛收穫的實踐軌道(Fruitful Practices Track)，是一群來自 37 個國家 57 個機

構的 280 位實踐者所組成的不同隊伍，有 738 個團契。他們對來自 5,800 個工場工人所提供的 94 個實驗進行檢討所結果。

17. *Orality Breakouts: Using Heart Language to Transform Hearts*, (ION/Lausanne, 2010), ch. 10.
18. Grant Lovejoy, 'All That May Hear', *Lausanne Cape Town 2010 Orality Multiplex paper*, pp.4.
19. Gilles Gravelle 'Why This and Why Now', *Lausanne Global Conversations*, 11/March/2010 Blog Entry.
20. Higgs, Shane. *Flickering Pixels: How Technology Shapes Your Faith*. (Zondervan, 2009), pp.164-165.
21. 少量例子首见于 *Making Disciples Of Oral Learners* 的简本，由 International Orality Network/ Lausanne 于 2005 出版。其它更多例子可参考 Christine Dillon's book, *Telling the Gospel Through Story: Evangelism that Keeps Hearers Wanting More*.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2).
22. 來自 Dorothy Miller, Executive Director, in Timothy Church Planters Training, 08/2008.
23. *Orality Breakouts: Using Heart Language to Transform Hearts*, (ION/Lausanne, 2010), ch.2.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 31 期，2013 年 1 月。

(本文曾刊于《大使命双月刊》第 101 期，2012 年 12 月号。谢谢大使命中心准予转载！)